

汉语“也”的认知研究

张建理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和国际交流学院 语言学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汉语高频词“也”所指代的概念为‘大同小异’，在不同的句式此概念可呈现为‘异畴类同’或‘同畴个异’。这一‘类同’的定位及程度是由讲者自己判定的。用概念整合理论对含“也”的自然语料进行分析，可以细致地拟构听者的动态认知过程。“也”字既携带程序信息也携带概念信息，听者通过前者的指引可以找到后者。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概念整合理论；多义关系；汉语关联副词；也

中图分类号：H13

1. 前言

现代汉语中出现在“你去了北京，我也去了”句中的“也”字从句法上看，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加以分析。从基本的简单句来分析，“也”是副词，同时该词又经常出现在包含两个简单句的复合句中，起连接和关联两分句的作用，因此综合这两种功能，可称其为“关联副词”。“也”字出现在复合句中时，含“也”的分句称为“也”字句，总是复句中的主句。这种复句我们称为“也”字复句，请注意区别。“也”字句有时可独立存在，其前分句可不出现在语言上而隐含着。不论何种情况，“也”字句的信息总是语用上加以强调的部分。

“也”¹字是个高频词，用法比较复杂。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已出版的以《现代汉语八百词》为代表的一些词典就对“也”字的词义做了很好的调查和归纳。马真（1982）对“也”字作了专项研究，将其词义归纳为‘类同’和表委婉语气。沈开木（1983）研究了“也”字与先行句的语义关联，以及在“也”字句内部与“也”字有关联成分的句法实现。更值得一提的是，毕永峨（1994）运用当时的先进理论分析了“也”字在三个话语平面（命题内容，认识世界以及言语行为）上的作用，使相关研究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然而从1995年到目前，在国内正式期刊上发表的有关“也”的论文虽达30多篇，但几乎都不是对“也”的继续性的语义研究。其中有些论文是对含“也”的句式进行的分析研究（张克定 1996；李国庆 2002），有些是讨论“也”与其他词的辩异问题（刘耀华 1998；全国斌 2004），有些是研究“也”的句法位置（卢福波 1999），并经常以消除外国学生的误用为目的（陈小荷 1996）。但到底十几年过去了，又涌现出了新理论，对“也”的语义又有新的讨论空间。本研究将对“也”作静态的概念分析，并继而尝试运用认知理论来构拟“也”的实时在线认知过程。

2. “也”的静态概念分析

从概念上说，‘也’涉及两个相交的范畴：第一范畴和第二范畴，两范畴间呈大同小异，具体的类同呈两种态势。如果两范畴不同但类同，则两范畴呈异畴类同，如图一所示。如果第一范畴内附第二范畴，则两范畴呈部分—全体或种属关系，呈同畴个异，如图二所示。其中第一范畴通常是原生的，第二范畴是后起的，补充性的。“也”字句所表示的概念总与第二范畴有关，是被添加到第一范畴上去的。



图一、异畴类同



图二、同畴个异

语义是反映在语言上的意义，从语义中抽象出来的是它所指的概念。“也”的语义比较空泛抽象，因此通常称为“作用”、“功能”，这与它的概念有关。“也”的语义与其所立身的句式

¹ 行文中有必要时，用双引号提示词的引述形式，用单引号提示词的语义。

有密切关系，不同的句式在语言上提示“也”的不同语义。“也”所立身的句式可归为两大类：联合复句和偏正复句。我们认为“也”在联合复句中的语义/概念为‘异畴类同’。在偏正复句及其他紧缩句式中的语义/概念为‘同畴个异’，下面分别研究。“也”的前面通常可附加“同样”或以后者作为同义词来替代前者。因此我们在本研究中将用“同样”来作相关的替换性语义测试手段。这部分的语例来自于《现代汉语八百词》(1980)，《现代汉语词典》(2002)及马真的论文(1982)，恕不一一注明。

“也”字通常出现在联合复句的并列复句和递进复句中。如下两例所示，“也”字句均表示其概念可添加到前一分句的概念上去，且两概念呈异畴类同。

(1) 他去上海了，我也去上海了。

(2) 世界语不仅我不会，他也不懂。

含“也”的联合复句的共性是 一) 所表示的两概念属不同范畴，二) 这两概念被认为呈类同，三) 它们依次在语言上被明示出来。下两例展示相关的较复杂情况。

(3) A: 我决定放假去上海，你呢? B: 我也去(上海)。

(4) A: 暑假你们俩不到哪儿去吧? B: 不，他去上海，我也去哈尔滨。

例(3)中B的话语可认为是承前省略了“你要去上海”这一重复句，因为表示第一范畴的句子就是A话语的一部分。例(4)中B的话语似乎含有很多变项，但其中的类同点是‘(他和我都)不呆在原地，而要外出’。

“也”字出现在偏正复句中时，其语义/概念为‘同畴个异’。在句法上，“也”字通常出现在某个句式的主句中。这些句式由于其分句之间的语义有不同的互动而表现为三大类：一) 转折关系，二) 假设关系，三) 特例举证。下面分别介绍。

下列两个复合句包含转折关系，这儿表示‘让步’的从句内容表示主句事件实际发生的条件。如例(5)含有‘及格是录取的标准，他不及格则没够上标准。与此相矛盾，实际情况是他不及格，他被录取了’。简言之，及格属录取范畴，他不及格同样(也)属此范畴。

(5) 他虽然不及格，也被录取了。

(6) 尽管下雨，他也来了。

下列四句代表不同的句式，均包含假设关系。例(7)中的从句表示主句事件可能发生的某个假设条件。例(8)中的从句表示主句事件可能发生的任一假设条件。例(9)，(10)的语义类似于例(8)，只是这儿不是任一条件，而是任一实体。此外，后两种句式常与否定词连用。但在这些句式中“也”字的语义保持不变。例如，例(7)表示‘在天晴，刮风，天气很冷……的情况下要坚持锻炼，在下雨的情况下，同样(也)要坚持锻炼’。

(7) 即使/就是下雨，也要坚持锻炼。

(8) 无论/不论/不管什么天气，他也会来。

(9) 谁也不说话，

(10) 什么也不吃。

下列三句代表不同的句式，均表示特例举证。其中例(11)表示(某人)忘了做很多事，极端的例子是忘了吃饭。该例之所以表示极端的特例是因为人们一般不会忘了吃饭。例(12)，(13)均与否定词连用，表示对极端情况的否定。例(12)表示‘很多方法都不管用，用最好的办法—洗涤同样(也)洗不干净’。例(13)涉及对量词的否定，表示完全否定，义为‘不要说十个人，五个人，连一个人，同样(也)没来，即没有任何人来’。

(11) (甚至)连饭也忘了吃。

(12) 洗也洗不干净。

(13) 一个人也没有来。

含“也”的偏正复句的共性是：一) 所表示的两概念属同一范畴，二) 这两概念被认为有小差异，三) 第一概念通常不在语言上被明示出来。这些偏正复句的共性与上述的联合

复句的共性形成反差，在第三点上尤其明显。偏正复句中从句的概念与“也”的第二范畴有关，是它的一部分。与第一范畴相对无关。并且有意思的是，有时由于转折、假设复句中主句（“也”字句）的概念与第一范畴属同一范畴，因此去掉“也”字，该句子概念即成为第一范畴，这可以例（6）—（8）为证。另外，很多句子，诸如例（9）—（13），在句式上是独特的，它们可认为是由偏正复句紧缩而成的句子。

除此之外，值得讨论的是，很多词典认定“也”可以表委婉语气，如下例所示，并认为：“去掉“也”字，语气就显得直率，甚至生硬”（《现代汉语八百词》），但这只是解释了人们在语言使用上的直觉，并没有对此作出语义/概念上的解释。

（14）你也太不客气了嘛！

（15）节目倒也满不错。

（16）写了几次，总也写不好。

（17）也好，你一定要走，我也不留你了。

我们认为“也”的这种委婉语气实际上与它的同畴个异义有关，只是“也”字句中所表示的情况是不典型的，处在范畴的边缘地带，只是勉强地类同，从而产生含糊，不确定，间接的含义。例如，例（14）可义为‘别人太不客气，你同样（也）可以算如此吧’，例（15）义为‘有些节目满不错，（这个）节目同样（也）勉强可算这一类吧’。因此，如果句子表示批评，则缓和了语气，如果句子表示褒扬，则减弱了其力度，有时可能产生自谦语气，如例（16）所示。表示同意时便为不是太同意，因此如例（17）所示可表示挽留。显然，在各种语用环境中“也”字所产生的委婉语气均为概念认知的具体体现而已。也就是说，概念与具体语用义是纲与目的关系，纲举则目张，九九归一。

另一与“也”字有关的句式是“……也似的”，如下例所示。《现代汉语八百词》认为它为助词，较多出现在书面语言中。

（18）飞也似的跑了进来。

（19）猫也似的悄悄走过去。

此两句均表示某种实际行为（表示第二范畴）与另外的比喻的行为（表示第一范畴）相类同：‘飞快地跑’，‘悄然如猫’。这儿“也”的语义为‘异畴类同’，属传统上的明喻修辞法。

作为小结，我们认为“也”的语义/概念为‘类同’，亦即‘大同小异’。此义可细分为两个亚义：1）‘异畴类同’和 2）‘同畴个异’。1）义出现时两概念通常在语言上同现，有比照，比较明显而明确；而 2）义则相对在语言上隐晦。但两义反映的是两范畴类同的两种方式，两义之间不存在派生关系。在具体句子中“也”义究竟为哪个有时很难定，得依据讲者的前提或语境来决定。例如，例（20）中的相关语义是由不一定出现在语言上的前提或语境（以括号来表示）来决定的。另外，所谓的类同有时并不是客观公认的，而是由讲者自定的。如例（21）中，周一和周二类同，与周三不类同。上述讨论的委婉语气及“……也似的”句式中所表示的类同同样也表现出讲者的主观性。

（20）a. （他不一定能拿来）即使我去拿，也不一定拿来。

b. （没有人一定能拿来）即使我去拿，也不一定拿来。

（21）物理课不是周一，也是周二上，不可能周三上。

必须指出，我们在讨论“也”字语义的时候几乎总是涉及该字所处的句式，这是因为句式就是学界目前在热烈讨论的构式（construction）（Goldberg 1995；张韧 2005），它有整体义，会对构式中的成分产生影响，这是肯定的。如上所述，在此个案中各种句式会对“也”的语义产生影响，这也是肯定的。然而把整个构式义都堆积到“也”字的词义上去，例如，认为“也”在并列复句中有并列义，在转折复句中有让步义等等，这种观点混淆了分析层面，是错误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同意马真（1982）的类似观点。事实上，如上所示，在很多句子中“也”往往可为“同样”所取代。在这些句子中“也”字不出现，但其句式义仍然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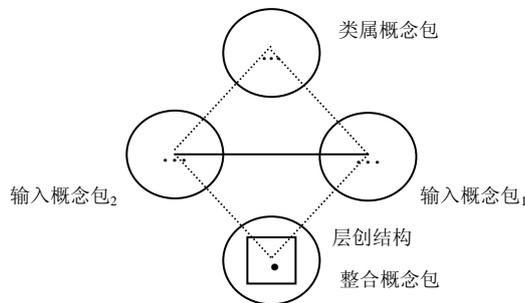
在。这正证明我们上述的观点是正确的。

至此我们对“也”字的语义和相关句式进行了分析和归整，但所用的例句均来自于词典的较规范句子。为了把研究引向深入，我们在下面将运用概念整合理论从认知上就“也”字对较为复杂的语料进行研讨。

3. 概念整合理论简介

概念整合理论起始于 Fauconnier (1985) 的心理空间 (mental space) 理论。心理空间指的是人们在进行思考或交谈时为了达到局部理解而不断实时建构的概念包 (conceptual packet)。这种概念包可容纳如空间、时间、现实、虚拟、信念、愿望、可能性等一系列概念。心理空间理论还可以用来解释歧义、预设等问题。在此基础上，经过学界的讨论和改进，Fauconnier (1997) 提出概念整合 (conceptual blending) 理论。这一理论可以用来拟构人们的思维活动，特别是模拟推理活动时的认知过程。国内学者对这方面的介绍和阐释可参考汪少华 (2001)、刘正光 (2002)、张辉 (2004)、王文斌 (2004) 等。

概念整合过程涉及四个概念包和一个概念结构。整合过程起始于所生成的两个输入概念包。这两个概念包中的元素相互跨概念映射，触发产生类属概念包。这一类属包生成和反映两输入包中所共有的概念结构和原则，并规范两输入包跨概念映射的核心内容。然后，经规范的来自输入包中的元素被连接到第四个，被称为整合概念包中去。在这个包里概念元素得到组合，完善和扩展，从而生成层创结构 (emergent structure)。这儿的“组合”是指将源自各输入概念包中的概念元素组合在一起，形成以前不存在的新概念结构。“完善”是指无意识地借助相关的百科知识和文化认知模式来进一步确认和丰富已有的新结构。“扩充”是指对业已组合和完善的概念结构进行相关的虚拟性运演和延伸。整个概念整合流程可以如图三所示。其中实线表示概念元素的直接映射关系，虚线表示间接连接关系。



图三、概念整合网络

总之，概念整合理论阐述的是个别概念合成并产生新概念的过程，特别适用于即时的具体思维过程的描述，在语言研究上可以用来解释新合成词的语义，词语的指代，隐喻和转喻，会话涵义，幽默和讥讽，等等，亦对我们研究的跨句连接有解释力。

4. “也”的动态认知分析

本节将用概念整合理论来分析“也”字复句的认知过程。概念整合网络中的输入概念包₁和输入概念包₂分别相当于节2中所定义的第一范畴和第二范畴。两范畴的两种类同态势：异畴类同和同畴个异在认知上可分别用相似原则（相同或相似的东西可看做是一个单位）和接近原则（距离相近的东西容易被看做是一个单位）来描述（赵艳芳 2000：97）²。输入概念包₂在句法上实现为“也”字句，输入概念包₁可以但不一定在语言上实现。类属概念包及整合概念包一般不实现于语言上，而属于幕后认知，即通常所谓的“冰山之没入水下部分”。

² 这两原则在认知语言学中通常是用来解释隐喻和转喻认知的，但它们当然还有其他解释力。

下列语料多来自小说中人物的日常会话，有些比较随意而需要较多的认知加工。这些语料出自厦门大学的汉语语料库³。

(22) 不仅产量增加了，人的精神面貌也改变了。

对例(22)可作如下分析。‘产量增加了’，‘人的精神面貌也改变了’分别表示输入概念包₁和输入概念包₂。两者的跨概念映射触发的类属概念包产生如下概念：‘发生了一些物质和精神上的变化’。然后通过连接在整合概念包中显示出如下内容：‘产量和(人的)精神面貌都产生了变化’，‘这是一种进步’，‘而(讲者认为)精神面貌的变化比产量增加更为重要’。上述内容以标点符号为界可分出三部分，分别表示层创结构中的组合，完善和扩展的结果。

(23) a. 窗户都关着，玻璃上的纸窗帘也不曾卷起，所以房里还很暗。

b. ? 窗户都关着，玻璃上的纸窗帘也没挂，所以房里还很暗。

多重复句(23)有三个分句，前两分句共同组成原因联合复句，最后一分句表示结果。前两分句表示的原因应该是相互支持而和谐的，这不仅是讲者所授意的，而且通常要符合常识和背景知识。这就解释了 b. 句为什么会让人感到异常，因为窗帘不挂比较容易使光线进入，因此与第一分句概念产生矛盾。此例说明通过输入概念包在类属概念中抽象出‘光源通道遭阻挡’结论是需要明示语言信息之外的背景知识的。

(24) 虽然没见过，也听人说过。

例(24)中的动词后均无宾语，这是承前省略的缘故。我们假定宾语指称一颗蓝钻石。该句是个转折复句，因此在语言上只存在表示输入概念包₂的“也”字句，输入概念包₁由“也”字句触发在认知上生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生成类属概念包，其过程可拟构如下。由于该句是转折复句，因此两句的语义应该是相矛盾的。眼见为实，看见了就是了解了，没见过就是不了解。但在这种情况下，听者却通过语句来表示听到了就是了解了。于是在线生成下列概念包：‘听人说过为了解’(输入概念包₂)，‘看见过为了解’(输入概念包₁)，‘看见过、听到过均属了解’(类属概念包)。在层创结构中经过组合和完善最终产生整合义：‘虽耳听为虚，但还是有所了解的’。这句认知的关键是在句式的帮助下有推理在参与实时的认知理解。

(25) 天亮了，台风也过去了。

例(25)中两输入概念包所产生的类属概念包只是‘天气情况发生了变化’，至于这种变化对例如上班族来说是好消息，对打劫者来说是坏消息是在语境的参照下在整合概念包中认定的。上述两概念包的功能有时很难区分，但此例明确显示出它们之间的分工。

(26) 俺们村有好多户都翻修了房子，豆她爹也想出来挣点钱。

例(26)可认为是所引语例中最复杂，需认知加工量最大的句子。阅读从左到右，在读完第一分句时，我们了解到一些农户翻修了房子这一事实，与此相关但未提取出来的背景知识是‘翻修需要钱’，‘对一般农民来说翻修费是很贵的’。读了“也”字句后，带着后句的语义由“也”触发去寻找输入概念包₁。在前述的与第一分句相关的背景知识的支持下，可推出如下结论：‘那些翻修了房子的农户家里肯定有人出去挣了钱，并用此钱支付了翻修费’。此后产生的类属概念包中有如下内容：‘农民进城打工可以多挣钱’。在最后的层创结构中，经过组合和完善的概念再被扩展为‘豆他爹如出去就可打工多挣钱，就可以象别人那样翻修房子，并改善生活等等’。

在概念整合理论的帮助下，我们在本节对较复杂的相关句进行了研究。我们发现该理论比其他认知理论能更好地揭示较复杂句子的认知，但补充另外一些资源和次过程则该理论会更有操作性。首先，在映射和连接的各个环节上根据语言信息进行具体的必然性和或然性推理是必不可少的，不仅类属概念包需要归纳推理，有时输入概念包₁也是溯因推理

³ 其网址为：<http://www.xmuoec.com/gb/hanyu/hanyu/data/coupus/logan.asp>

(abduction)⁴的结果。其次,推理必需得到背景知识的支持,这种支持是推理的先决条件,背景知识不是在认知后期的整合概念包中才需要的。再其次,映射和连接都分别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虽然整合网络的运作有其大方向,但存在不断推理,不断核对的局部反复过程。因此,通常“也”的语义确定是在比照了两个输入概念包后才产生的,即产生于类属概念包。最后,类属概念包与整合概念包的认知分工可以表述如下:前者只专注于推导出两个输入概念包中的类似因子,而后者过程比较复杂,涉及面广,最终产生整体语义。因此概念整合理论有利于本研究,而前者通过本研究也得到充实和改良,两者互利互惠。

5. 对“也”的语义讨论

介入毕永峨(1994)对词义抽象说和多义说的讨论,由于他赞成多义说,所以他认为“也”有三义:‘对称性并列’,‘程度性包含’及‘评价性婉转’我们对此持不同看法。我们认为一般像名词那样的实词有丰富的认知机制确实会形成一词多义,如“脸/面”、“心”(张建理 2003, 2005)。这是因为这种词的原概念经过隐喻和转喻认知机制后在指称(denotation)上发生了质变,新概念尽管与原概念有关但由于指代物不同而有区别,例如“心”的‘心脏’和‘情绪’完全是不同的物件。但“也”(以及其他类似关联副词)的概念指称的是语篇关联功能,其本身就是抽象的。而与概念密切相关的语义虽可能呈两种态势,但并不涉及任何上述实词概念那样的质变性认知。因此,实词尤其是名词在词义上呈开放性,可能会一词多义,但像“也”这种虚词却语义概括而固定。

从词义研究来说,多义说是柄双刃剑。一方面,该学说在对形成和表达新概念的描写上是有益的,因为这样做不需概括而可以省力;但在另一方面,它对认知和理解概念的描述上又是有害的,因为它会造成歧义,使理论缺乏概括性。在理论要尽量概括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我们将“也”字一般认为有的委婉义归入‘同畴个异’,因为此委婉义可认为是来自于具体语境而与抽象语义无涉。我们进一步认为并重申‘异畴类同’和‘同畴个异’这两个语义/概念只是‘大同小异’这一概念在具体句式中的呈现,是受句式(亦即构式)影响的产物。“也”的概念本身是高度概括而抽象的。

同其他一些词相类似,“也”字在信息种类的携带上有其特点。语言符号的编码信息可细分为两类:概念信息和程序信息。前者即语义学通常所讨论的词汇语义,后者是指一些语言单位中所含有的有别于前者的内容。程序信息含有程序指令,能帮助和规范解码者建构起正确的概念表达式(蒋严 1998)。本研究的“也”字就是一个含有上述两种信息的语言符号:解码者通过“也”的程序信息(‘与前一范畴相关’)的引导用概念信息(‘类同’)来作比较。这样来看虚词是更为复杂的语言单位,对它的研究很有意义,是大有可为的。

我们对本个案的研究归结起来可以表述如下:“也”只有一抽象义‘大同小异’。说“也”时讲者的意图是求两个范畴的大同并存其小异。‘类同’的定位及程度是由讲者自己判定的,由听者来看其中有些符合常识,有些有主观性。就方法论而言,从语义/概念入手能使研究在句法义、语用义的层面上得出更有概括力的结论。

参考文献

- Fauconnier, G., 1985, *Mental space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Fauconnier, G., 1997, *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ldberg, A.,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毕永峨, 1994, “也”在三个话语平面上的体现:多义性或抽象性? [A]. 载《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C] 戴浩一、薛凤生(主编)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79—93。

⁴ 溯因推理是一种或然性的由果到因的推理方式,是人们常用的认知方式(熊学亮 2000)。

- 陈小荷, 1996, 跟副词“也”有关的偏误分析[J]。《世界汉语教学》, 2/53—59。
- 蒋 严, 1998, 语用推理与“都”的句法/语义特征[J]。《现代外语》, 1/10—24。
- 马 真, 1982, 说“也” [J]。中国语文, 4/283—288。
- 李国庆, 2002, 现代汉语的“不是 P, 也是 Q”复句[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 5/82—83。
- 卢福波, 1999, “也”的构句条件及其语用问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4/120—123。
- 刘正光, 2002, Fauconnier 的概念合成理论: 阐释和质疑[J]。《外语与外语教学》, 10/8—12。
- 刘耀华, 1998, 谈副词“也”与“又”在事理逻辑上的差异[J]。《汉字文化》, 1/49—53。
- 沈开木, 1983, 表示“异中有同”的“也”字独用的探索[J]。《中国语文》, 1/1—8。
- 全国斌, 2004, 句法框架中非同义词语的中和现象[J]。《郑州大学学报》, 2/40—44。
- 王文斌, 2004, 幽默言语解读的在线认知机制阐释[J]。《宁波大学学报》, 2/6—9。
- 汪少华, 2001, 合成空间理论对隐喻的阐释力[J]。《外国语》, 3/37—43。
- 熊学亮, 2000, 认知相关、交际相关和逻辑相关[J]。《现代外语》 1/13—23。
- 张 辉, 2004, 《熟语及其理解的认知语义学研究》[M]。北京: 军事谊文出版社。
- 张克定, 1996, 论提示中心副词“也” [J]。《河南大学学报》, 6/91—93。
- 张 韧, 2005, 功能解释与认知句法的根本目标[J]。《现代外语》 1/27-34。
- 张建理, 2003, 英汉多义词异同研讨: 以“脸、面”为例 [J]。《外国语》 4/54-58。
- 张建理, 2005, 汉语‘心’的多义网络: 转喻与隐喻 [J]。《修辞学习》 1/40-43。
- 赵艳芳, 2000, 《认知语言学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YE (ALSO) in Chinese

YE in Chinese means ALSO in English and functions as a conjunctive adverb. As a high-frequency word, it receives great attention from linguists, but most attention is attached to its function in syntax and discourse, rather than to its meaning, which is usually considered polysemous.

Adopting the cognitive approach, the present study discusses 1) its conceptual structure, 2) its on-line interpretation and 3) its senses. YE evokes the concept of GENERAL SIMILARITY WITH MINOR DIFFERENCE, which falls into two sub-concepts: A) two categories overlap, meaning SIMILARITY BETWEEN THE CATEGORIES, which is the sense of the word in compound sentences (e.g. *He went to Shanghai, and I ye went.*), and B) one category encloses the other, meaning SIMILARITY WITH MINOR DIFFERENCE, which is the sense of the word in complex sentences. In all cases, YE stays in the clause or sentence where the second category stays since the former evokes the latter. The placement of similarity and its extent depends on the speaker's subjective judgment. In complex sentences, *ye* can occur in adversative (e.g. *Although he failed the exam, he was ye admitted.*), conditional (e.g. *Despite the weather, he ye will come.*) and focusing sentences (e.g. *One single person ye didn't turn up.*). Some senses commonly thought that *ye* has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sense B, for they are caused by the context and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it (e.g. The sense of euphemism, as in, *You were ye too impolite*, does not belong to *ye*).

In light of Fauconnier's 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 the present study proceeds to examine authentic complicated sentences that contain *ye* from spontaneous texts. Our findings show that, although the 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 can reconstruct his on-line interpretation, the listener, in this process, has to employ various types of reasoning, based on shared knowledge, including abduction and induction. One such example is *Quite a few people in our village had their houses renovated, so my husband ye plans to go out and earn some money.*

Our study concludes that *ye*, a typical example of connective adverbs, is not polysemous but contains one abstract concept with two senses. For the listener, it contains both procedural information (COMPARE IT WITH THE PREVIOUS CATEGORY) and conceptual information (SIMILARITY). Guided by the former, the listener finds the right place and makes the comparison. From this perspective, function words, with their conceptual complexity, are of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o linguistics.

Key Wor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ceptual blending; polysemy; Chinese connective adverbs; also

汉语“也”的认知研究（长摘要）

[摘要]: 汉语中的“也”在英语中的意思为‘ALSO’，其功能为连接副词。该词是一个高频词，因此受到很多语言学家的关注，但绝大部分关注与句法和话语层面有关，并不是涉及它的语义层面。人们一般只认为“也”具有多义性。

从认知角度出发可以就“也”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讨论：1)“也”的概念结构；2)“也”的即时在线解释；3)“也”的词义分析。从概念上说，‘也’涉及两个相交的范畴。“也”所指代的概念是两范畴呈“大同小异”。此概念可以细分为两种语义：A)“异畴类同”义，即两个不同范畴间有重合相似之处，如“他去了上海，我也去了。”句中的“也”便属于此

义。B) “同畴个异”义，即第一范畴内含第二范畴，偏正复合句中的“也”便有此义。在各种复合句中，“也”均位于第二范畴所在的主句或句子中，因为“也”字决定了第二范畴的所在。类同的定位和程度取决于讲话人的主观判断。偏正复句中，“也”可以出现在转折句中，如“他虽然考试不及格，**也**被录取了。”以及假设条件句中，如“不论什么天气，他**也**会来。”，“也”还可以出现在特例举证句中，如“一个人**也**没有出现。”有些一般认为“也”的语义其实可归于“同畴个异”义，其相关的另外意义是语境给予的，应归于语境。（例如：“你也太不客气了。”句中的委婉语气并不属于“也”义，而属于语境。）

运用 Fauconnier 的概念整合理论可以对自然文本中包含“也”的复杂话语进行考察。但即使听者可以根据该理论对“也”进行即时释读，在整个理解过程中，听者仍需在我们共有知识的基础上调动各种不同的推理手段。这些推理主要包括溯因推理和归纳推理。例如：“俺们村有好多户都翻修了房子，**也**她爹也想出来挣点钱。”中的“也”便需要进行推理才能理解。

归结起来，作为典型关联副词的“也”只指称一抽象概念并拥有两项语义，即‘异畴类同’和‘同畴个异’。对于听者而言，“也”字既包含程序信息（与前一范畴进行比较），也包括概念信息（类似性）。经由程序信息的引导，听者可以找到正确的位置并进行比较。从这个角度来看，虚词是更为复杂的语言单位，对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概念整合；多义性；汉语关联副词；也